

钟晶晶 著

疾藜之子

你不能读懂我的梦

养猫的季节

家谱

空坟

我的左手

你不能读懂我的梦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主编 孟繁华

布老虎中篇小说系

布 老 虎 中 篇 书 系

你不能读懂我的梦

钟晶晶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不能读懂我的梦/钟晶晶著.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6.1

(布老虎中篇书系)

ISBN 7-5313-2990-5

I. 你… II. 钟…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2190 号

你不能读懂我的梦

责任编辑 韩忠良 张玉虹

责任校对 高 辉

装帧设计 马寄萍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 //www.chinachunfeng.net

Email: blhxp@sina.com

联系电话 024-23284390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大连天正华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数 256 千字

印张 10.5 插页 2

印数 1—8000册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8.00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411-84791863

一切并未成为往事

——《“布老虎”中篇小说书系》总序

孟繁华

在描述当下中国的文化状况时，“多元文化”大概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但是，这个隐含了中国社会变革和文化开放内涵的描述，一方面可以得到言之凿凿的证实；另一方面却又显得相当暧昧和不确切：在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流通领域里，几乎所有的资讯都在显示，这个“多元文化”恰恰是商业霸权主义的一统天下，它以吞噬一切的方式将历史和现实都纳入消费的轨道。因此，“多元文化”在当下的中国还仅仅是一种理想而远非现实。这个判断绝不是来自对市场化的深仇大恨，市场化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有目共睹，而是说，在商业霸权主义的统治下，那些处于边缘的文化形态仅仅成了它的点缀和衬



托。因此，我们的文化开放在世界范畴内是向西方开放的；在国家版图领域内，我们的开放是向市场开放的。西方话语和市场话语躊躇满志大行其道，与我们身处的这一文化语境相关。

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中国社会生活的整体面貌起码在文学中并没有得到完整的呈现：一方面，乡村生活的乌托邦想象被放弃之后，现在仅仅成了滑稽小品的发源地。它在彰显农民文化中最落后部分的同时，在对农村生活进行“妖魔化”的同时，遮蔽的恰恰是农村和农民生活中最为严酷的现实；另一方面，都市生活场景被最大限度地“白领化”和“中产阶级化”。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商业霸权主义的统治下被统一起来，他们以“奇观”和“幻觉”的方式满足了文化市场的消费欲望。这一现象背后隐含的还是帝国主义的文化逻辑。“历史终结”论不仅满足了强势文化的虚荣心，同时也为他们的进一步统治奠定了话语基础。但是，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无论在世界范畴内还是在当下中国，历史远未终结，一切并未成为往



事。西方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压迫，被置换为跨国公司或跨国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的统治，冷战的对抗已转化为资本神话的优越。强权与弱势的界限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这一点，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批判中已经得到揭示。在当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与魔共舞”，成就与代价共存。新的问题正在形成我们深感困惑的现实。但是我们发现，在消费意识形态的统治下，仍还有作家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了中国当下生活的另一面。由于历史、地域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构成了中国特殊性的一部分。这种不平衡性向下倾斜的当然是社会底层和广大的欠发达地区。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在强调文学性的同时，作家当然有义务对并未成为过去的历史和现实表达出他们的立场和情感。

这套中篇书系的编选，首先注重的当然是艺术性，因为文学毕竟是文学，只有艺术性才能维护文学的最后尊严。但是，在这个前提下，“书系”将优先





0

0

4

选择那些表达“沉默的声音”的作品。在当下中国，仍然存在着葛兰西所说的“属下”阶层，仍然存在着艰难生存的人群。在都市白领文化和中产阶级话语空间建立并大肆扩张的文化时代，他们是被遮蔽的人群。在文学的意义上，被表达也是一种“承认的政治”。这些作品表达的对象证实了这些作家关注的对象，以及他们的焦虑和困惑。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所强调的“人民性”和他们所体现出来的悲悯情怀，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文学的最高正义。于是，在这些年轻的作家作品中，我们再次相逢了久违的感动和文学的力量。他们也许在文化市场上难以畅行无阻，他们表达对象的边缘性质可能决定了这一点。但我相信的是，这是真正的文学，而真正的文学将永驻人心。

目 录

蒺藜之子.....	001
你不能读懂我的梦	050
养猫的季节	093
家谱	152
空坟	214
我的左手	265

蒺藜之子

1 昨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走在一条从未去过的南方小巷里。夕阳斜照，石板青青，古色古香的竹楼脚青苔密布。梳着盘髻的女人用木盆洗着衣服，那晶莹的水泡让我的肌肤很冰凉也很湿润。有人问我要找谁，我说出了一个名字。跟我们来！几个小孩欢呼着在我前面跑起来，光脚丫在地上噼啪直响，纸风车小鸽子样拍着翅膀。我们进了一个更深更幽静的巷子。在一个小小的隔间里，我看到了一个男人。

男人在一张雪白的床上躺着。那床窄窄的高高的刚好能躺下一个人的身体，现在想来，那应该是医院用来推人的带轮子的床。他就躺在这样的床上，雪白的被单，雪白的睡衣睡裤，瘦削的面容在暮色中影影绰绰。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知道他是谁，他就是我的外公。我从口袋里掏啊掏，掏出一方皱巴巴的小手绢，里面包着一颗小蒺藜籽儿。我对他说：

——这上面的每一根刺，都是你的孩子。

我的外公死于七十多年前。他一生中有一个母亲，两个妻子，还有十六个孩子。除了前妻在中年死于产后高烧，他的母亲和第二个妻子都活到了八十高龄。而那十六个孩子，据人们说，没有一个活过五岁。

我从未见过我的外公，甚至连他的名字也早已忘记。可在梦中，我不仅说出了他的名字，而且坚信那个面目模糊的男



人就是我的外公，还送给他一颗小蒺藜并附上了这样富有深意的话：

这上面的每一根刺，都是你的孩子。

没有比这更怪诞的事了。

梦中那颗小蒺藜籽儿，仍在我眼前飘浮。小指甲盖大小，灰白、干燥，风尘仆仆又土头土脑。满身的尖刺使它像一枚缩小了的小刺猬，在风中，在雨中，在广袤的土地上，正是它们用锋利的尖刺抓住一切，将自己卑微的种子带到了四面八方。



0
0
2

2 从前，在很多年前，有一个男人。这男人在县城供职，但他在乡下有几百亩田产，一幢老房子和一个又矮又黑的童养媳。男人很漂亮但他的童养媳却很丑。童养媳为他养猪种地洗衣做饭供养她的母亲，还为他生了十六个孩子。这些孩子先后出生又先后死去，许多张面孔他连见也没见过就消失了。那些孩子的脸，他一个也没记住，就像他记不清那个为他生孩子的女人的模样。

这男人很少回家。他很少回家是因为他在县城有一份差事，他很少回家还因为他不愿见自己的童养媳。这童养媳是母亲为他娶的一个佃户的女儿，还不到十三岁就嫁到他家了。让他不理解的是他那十分漂亮的母亲为什么要为他娶这样一个丑陋的女人，使他那看惯了母亲漂亮面孔的眼睛很不适应。于是他就尽量不去看那女人。在每年难得的一次回家时他都在母亲房间中消磨到很晚然后才到自己房中，每次他进去时那个叫童养媳的女人已经睡下了，因此男人无论做什么都不用点亮灯也不用和她说话。男人在天还没亮就起身来到厨房，在那里，母亲已经为他亲手做好了最好吃的饭菜等在那里了。当他吃饭时

母亲就默默看着他——这也是母亲定下的规矩之一：从不让那个女人来为儿子做饭，无论是晚饭还是早饭。吃完了早饭母亲就派马夫将儿子送回县城。于是在男人的心目中，女人，就意味着油灯下母亲那张漂亮而憔悴的脸，以及黑暗中另一堆温热松软的逆来顺受的肉体；回家，就意味着和母亲的彻夜长谈以及在那没有面孔的肉体上一系列熟悉暧昧的动作；孩子，就意味着一群面目模糊瞬息即逝的血肉。

从前有一个男人，他面容清秀头脑聪明，知道自己几百亩良田每一块土地上的作物和收成，却不清楚他每隔几个月就要耕耘一回的那个女人的模样和自己播撒下了哪些种子。那些一茬茬出生又一个个死去的孩子是谁，是那个一年前还在门前玩土而现在已经静静消失的孩子，还是那个被卷在草席里扔在门外的女婴？每次回家，在相隔了整整一年或几个月后，油灯下母子俩默默相对的时候，母亲都会这样幽幽地告诉他：那个大的，年前殁了，是打摆子。这个小的，也在发烧。或者，肚子里那个，怕是五月就生。母亲的口气温和而平静。在他们的谈话中很少出现孩子的名字，更不要说生出这些孩子的女人了。偶尔，男人会惊愕地问：哪个大的？母亲便慢慢答道就是你前次回来在门口要的那个。男人点点头，若有所思。其实他根本想不起自己“前次”回来究竟看到了什么了。每次他总能在门口看到一两个面貌相似的孩子，他以为那是同一个孩子，但从母亲的谈话中，他才知道这是另一个。这些他偶尔见到又先后消失的孩子让他感到陌生，他们的瞬息即逝让他想到年复一年绿了又黄的野草。这些在他回乡间隙迅速出生又很快枯萎的生命让他感到人生的无常。那些孩子到底是谁又去了哪儿？他既不能向眼前这个目光锐利的女人发问，更不愿向那个躺在黑暗里的混沌肉体发问。那具黑暗中的肉体是没有意志没有姓名也没



有面孔的，因为甚至当他在混沌的肉体上动作的时候，眼前也只有母亲在油灯下隐去了岁月的痕迹而显得格外的眼睛。带着这样的问题他回到城里，在黎明前的寂静中，独自一人走在青石铺就的街道上，倾听着自己一起一落脚步声，四顾无人，他感到少有的寂寞和孤单。

在男人供职的县城里，有一座茶馆。茶馆的铺面不大却十分雅致，门前是青石铺就的街道，背后是缓缓流淌的江水。在很多寂寞无事的傍晚，男人会到茶馆里闲坐。在那个年代许多在外供职远离家乡的男人都这样消磨时间。就像很多小说和故事中常说的，久而久之男人就成了茶馆掌柜的熟人和常客。



从前，在县城里有一个小茶馆，有位男人常到这里做客。这男人身材挺拔面容清秀，在乡下有着几百亩田产、漂亮的母亲和丑陋的老婆，以及一群瞬息即逝的孩子。男人每次都坐在靠窗的小桌前，从那里可以眺望江面上来往的船只，男人望着船只的目光迷茫而又忧郁。每当这时，一个年轻女子就会给他端来一盏碧绿碧绿的毛尖茶。

这个女子是掌柜的头生女儿，她梳着一根齐腰的油光水汪的大辫子，穿一身白地碎花的窄腰半截宽袖小袄，高挑儿细长的身材让每个来到店里的男人眼前一亮。她沏茶的方式也很别致：将茶叶末用笋尖似的手指轻轻捻了放进白釉青花茶碗中，再用长长的尖嘴壶里的开水冲进去，碧绿的茶尖在袅袅升起的水雾下面缓缓起舞，然后，她再竖起兰花指用细长的竹匙转着圈儿一搅，才将茶碗就着托盘送到客人桌前。当她托着茶碗走向客人时，她那齐腰的辫子便在柔软纤细的腰肢上款款摆动；而坐在店里的男人们的目光，便也成了那条辫子，一下一下，拍打着她那纤细的腰肢。

从前，在很多年前的这一天，当那个有着田产、老宅、漂亮母亲和丑陋童养媳的男人将目光从窗外来来往往的船只上收回时，偶然落在了那端着茶碗的雪白丰腴的手上时，那雪白的手正端着茶碗向他走来。这是一双没抓过扁担扶过粪筐的手，一双没被滚热的碱水和皂角水泡得肿胀起皱的手，粉红的指甲盖如同洁净鲜亮的贝壳。于是男人仿佛不经意地用自己的手触了触那双来不及从碗边撤走的手，很轻微的，用指尖在那雪白的肌肤上一触，于是那天茶碗落在桌上的声音便响亮了几分，这微妙的一响在两个静默着的男女耳中竟像是一声炸雷。男人的目光从那手上猛然跳上去，就在那里截住了女子的目光，两人的视线在这半空中相撞，发生短路，一团看不见的火光耀眼地一闪，噼啪作响，刹那间烤红了这一对男女的耳根。女子红着脸走开了，男人还红着脸怔怔地坐在那里。此时这个男人正在县城里供职，在乡下有好几百亩田产和一幢老宅，有漂亮的母亲和丑陋的童养媳以及一群瞬息即逝的孩子。



从前有一个美丽的女人，她不到三十岁就守了寡。丈夫给她留下了大片的田产，还有一个和她一样的美丽的儿子。这美丽的女人不仅守住了丈夫留下来的大片田产，还将儿子送出去读书，成了一名有出息的小官吏。她还为儿子娶了一个童养媳，这童养媳非常勤劳也非常丑陋，她勤劳得无论干活和生孩子都十分卖力，她丑陋得连自己的丈夫也不愿多看她一眼，对此，母亲非常满意。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感到儿子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以往母子间的倾心长谈成了她独自一人的絮絮叨叨。她朝儿子那张漂亮的脸望去，看到的只是一具沉默的躯壳。她感到这躯壳里的魂魄还留在别处，还在别的地方流连忘返。

这天晚上，女人让儿子陪她到祠堂去，儿子心不在焉地答

应了。母子俩一前一后，儿子举着油灯，沿着天井边的回廊来到一间阴森的房间里。木门呻吟一声开了，混合着霉味和香火的气息扑面而来，供桌上一字儿排开的牌位和墙上的人像影影绰绰。女人将油灯放在桌上，从黄裱纸的香袋中窸窣窸窣摸出一炷香点燃，袅袅白烟无言地流入笼罩着他们的昏暗。女人将香束插在案上的香炉里，双手合十闭目喃喃。她问儿子：

你不来烧一炷吗？

儿子问：为什么？

半晌，母亲才幽幽地说：

过两个月就要生了。每次，我都要烧香求祖先保佑的。

这句话省略了什么，没有点明是谁，究竟是什么人下个月就要生了，但是他们又都明白指的是谁。儿子走过来，慢悠悠点了一炷香。他的心不在焉是这样明显，那两根被他沾着的香对着烛火晃动了半天才凑到一起，一明一灭的光亮十分勉强。他将香往积满了厚厚一层灰的香炉里插。可是很奇怪，那松软的香灰竟然插不进去。他一使劲，那两根香便断成两截。

母亲冷笑了一声。儿子的脸有些发白。

两个月后，他从母亲派去县城的马车夫那里，得知了他的妻子，也就是那个童养媳的死讯。

儿子回到家的时候，母亲站在门口迎接他。他们没有说话。母亲带他来到那童养媳停尸的地方。母亲让众人都退下去，然后掀开了白布。母亲说：

你就最后看她一眼吧！

儿子隔得远远的，朝那仰着的面孔望了一眼，吃了一惊，眼睛便很快移开了。儿子的脸有些发红。母亲淡淡地笑了一声，望着那张脸，说：你不觉得她变好看了么？儿子低着头说为什么母亲？母亲问什么为什么？儿子说为什么要将她的脸涂



得这么白？为什么把她画成你的模样？母亲惊讶地说真的么？真的她现在是我的模样？儿子说还有那件水红绸衣，那朵绢花，明明是你的，为什么要给她？母亲说你是说她真的像我？儿子说母亲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母亲说你刚才说什么，说我像她？儿子说求求你母亲别这样说。母亲你说说我像她？儿子不说话儿子转身就走。等母亲找到儿子时儿子正在那间祠堂里，在他们上次烧香的地方。儿子跪在那里，满面泪水。母亲走过去抱住了儿子。母亲哭着你说得对，我是死了，她死了我也就死了，现在你可以把那个姑娘接进门了！儿子哭着说母亲你说什么呀！母亲说你不要骗我，这么多年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会有一个女人来把你夺走的，另一个女人，她会把你夺走，什么也不留下，什么也不会给我留下；我知道我再用任何办法也不能留住你，我已经累了没力气了，你就走吧！儿子说母亲你让我到哪里去呢？我无论娶了谁还是会在你身边的，我会让她到这个家里来陪你的，就和原来一样。母亲摇头说你别傻了，这世上除了那个可怜的又丑又老实的死鬼，谁也受不了我的，就是她能受得了我我也决不能受得了她，所以你还是走吧！儿子大哭起来，儿子说母亲你为什么要这样说？你这样说还让我怎么活呀！



从前有一个美丽的母亲，不到三十岁就守了寡。她有一个和她同样美丽的儿子，她为这儿子娶了一个十分丑陋的童养媳。可是有一天，这个童养媳死了。

从前有一个男人，在县城里供职，有一天，他母亲派人来告诉他，他的童养媳死了。母亲让他最后看那媳妇一眼，他惊讶地发现，那丑陋的童养媳竟然被装扮成了母亲的模样。

从前有个男人，自从抚摸了茶馆里一位年轻女子的手之后，就再也忘不掉她了。

从前有个母亲，她将儿子死去的童养媳打扮成了自己的模样。

从前有个年轻女子，她决定嫁给那个曾经抚摸她的手的男人，尽管他比她大了十几岁，尽管他在乡下有孩子，有田产，还有一个漂亮的母亲。

从前的这个男人，就是我的外公，那个年轻的女子，就是我的外婆，那个美丽的女人，就是我外公的母亲。

3

我的外婆一定还记得她新婚的那个夜晚。那天晚上，在摇曳的红烛下，当那个男人正要掀开她头上的盖头时，身后传来了一阵敲击声。这敲击从他们身后很远的窗棂传来，又像离他们很近，就在他们的身后。尽管隔着一层红色的帘幕，外婆还是看到外面那个瘦长的人影颤抖了一下，那只急不可耐伸向她的手停住了。他们就这样一动不动，倾听着外面的敲击声。那声音先是轻柔的很短暂，时断时续若有若无，接着就变得又深又长，像淅淅沥沥的雨滴，在寂静黑暗的天井里缭绕不息。外婆的身体僵住了，一股凉气从她垂在床沿下的脚上升起，因为她发现，在她的红盖头后面，空空荡荡，那个瘦长的人影已不知去向。

外婆就这样坐在红烛下等待着，在空荡荡的新房中等待了很久很久。屋外寂静无声，那细碎的脚步早已走远，消失了，那叵测的敲击声也不可思议地停住了，而她仍然孑然一人。随着摇曳的红烛落下烛泪，外婆的脸也一片潮湿。当三更的梆子声在外面巷子中响起来时，外婆站了起来。她将蒙在头上的红盖头撩起了一道缝，四下打量了一下房间，便悄悄向门外走去。

天井很大，很安静。朦朦的月光水一样洒在栏杆里那些正在开放的海棠花和玉簪花上。她很容易就辨认出回廊对面二楼



上的一个房间里亮着灯。她提着裙子走上楼梯。木头楼梯在她脚下发出轻微声响。她沿着回廊走向那个房间。她呆住了。从那半掩的门缝里，她看到，那个纤长英俊的男人，即将做她丈夫的男人，正跪在地上，孩子一样趴在一个穿白衣的、披头散发的女人的膝上。

外婆很久以后还记得这一幕。外婆记得，在那一刹那，她一定是惊讶地发出了一个声音，这声音虽然很微小，那个背对她的男人毫无察觉，但那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却抬起头来。她们的目光相遇了。外婆看到了一张美丽的、美得让她从骨髓里发冷的脸。这张脸异常美丽，但又美得阴森，那张摆脱了时间的脸白得像雪，漆黑的眼珠燃烧着，一绺黑色的长发垂悬在她的脸庞。现在，这张脸正对着门外的外婆——那惊愕的新娘，微微一笑。这笑容似乎很妩媚。接着她便开始动作。她微笑着开始解自己白色衣服胸前的纽襻。她一边慢慢地解，一边妩媚地望着站在门外的外婆。外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定是那女人眼中有什么东西把她麻醉了，镇住了。她就像一个睡梦中被魔住了似的人一样不能动弹。她看到那女人解纽襻的手法细腻而温柔；她看到随着那手指慢慢的动作，一抹炫目的雪白从垂落的纽襻后面生长出来，生长成了两座下垂的、然而依然美丽的浑圆……

下面的事情就模糊了。她无法说出接着发生了什么，就像她其实并不能肯定眼前的这一切究竟是她亲眼所见，或者，只是她在那漫长等待中的一个梦境。很可能，很可能这一幕并没有发生过。很可能她是在帐中睡着了，在梦中走上了那个楼梯。否则为什么她无法回忆起随后发生了什么呢？然而几十年过去了，她都无法从记忆中除掉这一幕：她披着新娘的盖头站在门外，而门里，是那一对母子——儿子婴儿般地趴在母亲的腿上，母亲慢慢地、妩媚地解开自己胸前的纽襻。

